



不瞎 不跛 不禿 不駝 男的風流瀟灑 女的花容月貌

畢 珍 著

吐 金 鳥

吐金鳥——詩文之美(55)

著作人：畢 珍

發行人：張綺珊

總監：林蔚穎

總策劃：顏崑陽

編務主任：呂月玉

編審：張榮森

企劃編輯：許杏安

美術編輯：陳正弦

圖片提供：陳達明

發行所：漢藝色研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公 司：台北市長沙街二段41號

電 話：(02)381-1669

研究室：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11巷9號三樓

電 話：(02)522-4941・581-8806

印 刷：花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

初 版：中華民國78年6月出版

劃撥帳戶：漢藝色研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劃撥帳號：0788033-5

出版登記：局版專業字第叁叁貳捌號

總 經 銷：錦德圖書事業有限公司

地 址：台北市汀州路426號2樓

服務電話：(02)394-4854・393-8109

本書如有缺頁、誤裝，請寄回交換

著作權所有，不准以任何方式翻印或局部轉載

定 價：新台幣 130 元

不瞎 不跛 不禿 不乾 男的風流瀟灑 女的花容月貌

畢 珍 著

吐 金 鳥

目錄

神醫與鬼婢	4
梓潼神化身	26
秀才的情敵	48
復活緝兇	74
獸刑	86
吐金鳥	110
奇人成武丁	134
神奇大師	158
靈異道士	182

神醫與鬼婢

△一△

郭家莊的郭小泰在莊前十字路口跪着。

他已經跪了三個月。

過路人覺得奇異，問他，「你家中是不是很困難，乞討銀子？」

「小的不要銀子，小的求有人救我爹。」

「你爹出了什麼事？是否被拿進官府？」

「小的爹沒有被拿進官府，」郭小泰道，「小的爹後腦生了瘤，疼痛不

已，希望有人能救。」

「那要醫生才行。」

「你不是醫生嗎？」

「我不是。」

「小的向你磕頭，」郭小泰恭敬的磕頭，「求你見到醫生，請你代小的請

他來替小的爹治那腦瘤，或請通知小的一聲，小的自己去磕頭把他磕來。」
路人嘆息，「我會留意，如果醫生可以治腦病，我會請他來此，這裏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叫郭家莊，你是我恩人，」郭小泰再磕頭，「小的感謝你，來生做牛做馬，報答你的恩情。」

〈二〉

太陽偏西，初秋的陽光沒有多少熱力，門前的柳樹葉已落了不少，留在枝頭的，也變成黃色，不久也要落下。

一個人從東邊迎着陽光而來。

他很年輕，三十出頭，頭髮被風吹得有點亂，有一些塵土，着一件長衫，手中提一口小箱子，臉上有風塵之色，但那一雙眼睛，灼灼逼人。

「你可以起來，」他在遠處便向跪在十字路口的郭小泰道，「我是醫生，聽好幾個人說，郭家莊有人生腦瘤，他的兒子跪在十字路口，求人救他爹，

我就是來救你爹的醫生。」

郭小泰喜極道，「恩人，小的向你磕頭。」

「我叫范一湖，初來貴地，沒有多少人知道我，你爹的瘤，我會治好。」
他受了郭小泰的禮，「現在，可以起來，帶我去你家。」

郭小泰站起來，路也不能走，揉着膝蓋。

「發麻，是不是？」范一湖問。

「有一點。」

范一湖在他背上拍一巴掌，「走吧，不會麻了。」

他那一巴掌拍下，郭小泰一震，果然可以邁步，膝蓋不麻了。

「恩人，要請你多費心。」

「如果可治，會治得好，如果不可治，天上二彭下來，也沒有辦法。」

「天上二彭是誰？」

「你不必問，治病要緊。」

「恩人，小的爹因為腦瘤痛得厲害，不管是誰，摸也不准摸，有幾位醫

生來看，要摸一摸，小的爹不要人家摸，把醫生氣跑了，求恩人不要生氣，要想個辦法。」

「我看看再說。」

才走到莊外，便聽到郭福祿的叫痛聲。

「恩人，」郭小泰愁苦不已道，「小的爹在叫痛，不知他痛得多厲害，巴不得他分一點痛給我，使他的痛減輕一點。」

范一湖望望他門前那棵柳樹，含意深刻的道，「說不定是要柳樹分一點痛吧！」

郭小泰聽到醫生這句話，有點莫名其妙，不知他說這句話，是什麼意思，柳樹怎麼能分他爹一點痛呢？

郭小泰引着范一湖進入屋子，走進房中，郭福祿一聲聲叫痛。

「爹，有一位醫生來替你醫治。」

「不許碰我。」郭福祿一面叫痛，一面道，「碰我一下，我就會痛死。」

范一湖冷靜的道，「我不會碰你，我看一看。」

「就是這裏，就是這裏，」郭福祿指指後腦，「痛死我了。」

有一個大瘤，長在後腦勺上，范一湖端詳一陣子，吩咐郭小泰，「拿一條長線來。」

家庭裏不會缺針線，郭小泰的娘立刻拿來一捲線。

「你用線量一量他的身高。」

這事很容易。

郭福祿抗議，「你不要想用線拴住我的瘤，把它扯下來，那樣我會死。」范一湖不理他，將線接過來，扯斷，留下郭福祿身高的那一段，向外面走。

他到了堂前，提起小箱子向屋外走，郭家人大驚，他似要離去。

「醫生，你不救他了？」郭小泰的娘問。

「我正在救他。」范一湖道。

他出了門，走到柳樹下，先用線量了量，量出來郭福祿的身高，在柳樹上做了記號，再丟掉線，打開他那口小箱子，拿出一根銀光閃閃的長針。

郭福祿在屋中叫痛的聲音一陣一陣傳出來。

郭家人這時圍着范一湖，他不醫治病人，在柳樹下，要做什麼？

范一湖比了比，在柳樹上選了一處與郭福祿頭部一樣高的地方，插上銀針，慢慢地用兩個手指輕輕轉着，那根銀針轉進去了。

針可以插進柳樹，郭家人都很奇怪，用刀砍樹，也不容易砍進去。

銀針進去有兩寸，范一湖停住。

郭家很多人都來看，大家屏住呼吸，沒有人作聲，以為這個醫生是假醫生，在那裏變把戲。

那根銀針有了變化。

它原來還是根管針，中間是空的，這時，有血從針管中流出來，那血污，黑，有臭味，流了一地。

大家都愣住，柳樹幹怎麼會有污血？

接着，大家明白，這個醫生不是什麼醫生，是一個變把戲的，沒有錯。

沒有污血流出來了，范一湖取下銀針，從小箱子裏取出一個瓶子，倒出

一些黑色的藥粉，塗在扎針的地方。

他做完了這些，收拾收拾，要走。

「恩人，」郭小泰問，「小的爹的瘤——。」

「不是好了嗎？」范一湖道，「你們聽，不是沒有叫痛了嗎？」

果然，郭福祿叫痛聲沒有了。

范一湖揚長而去，步子很快。

就在這時，郭家門前響起郭福祿的聲音，「你們不看看我，瘤消了，也不痛了，你們在這裏看柳樹，柳樹有什麼好看的？」

纏綿病榻半年的郭福祿，霍然而癒。

〈三〉

范一湖是福建建甌人，誠篤好善，喜好山水，有一次遊武夷十六洞，到了鐵笛亭，看見兩個人在亭子裏喝酒。

范一湖見兩個人不俗，在一旁行禮道，「兩位好！」

「進亭子來喝一杯吧！」

范一湖入亭道謝，問道，「請問，貴姓大名。」

「我叫彭武，他叫彭夷。」

「我——。」

「我們知道，你叫范一湖，喝酒吧！」

范一湖不知他們怎麼會知道自己的姓名，青山綠水間，本多異人，這兩位該是異人吧？

他喝了一口酒，酒香撲鼻，人間極品也不及。

「難得見到一位誠篤好善的人。」彭武道，「兄弟，不能不饗以美饌。」

「說得是。」彭夷說着在一旁一個提籃中，取出一個長盒子，打開來，裏面有一個大而長的盤子，長有兩尺多，還未看見有人使用那樣長的盤子。

那盤中的「美饌」，看在范一湖眼中，不禁大怖，是一個蒸熟的小兒。

「你害怕，不敢吃？」彭武問。

「我不敢吃。」

「沒有口福。」彭夷道。

他扯下一條腿，大嚼，彭武取下頭，大啃，似滋味無窮，不久，一個小兒被他們兩人吃得光光。

「這不是人，是人參，」彭武道，「如果你吃一點這種人參，總會多活二、三十年，可惜！可惜！」

「兩位高人若是早說，我可能會吃一點，我當作是真人，不敢吃，但喝了這好酒，對兩位高人已甚感激。」

「爲了紀念我們相逢，告訴我們，你想做什麼，却未成功，看看我們能否助你一臂之力。」

「我曾想學醫未成。」

「學醫做什麼？賺銀子喝酒？」

「不想賺金子，想治各種疑難雜症，救人一命。」

「唔，有醫德，何妨教你一點仁術。」彭武說着，交給他一本書，「這書你看一看。」

范一湖打開書來看，立刻，他被吸引了。

書中都是奇方脈訣，針灸經絡。

天黑了，他無法再看下去，不過，所剩無幾。

「我們要走了，」彭武道，「還給我書。」

「不能借我一兩日？」

「你所知已可救人，已可名世，不必多貪。」

范一湖將書交還，兩人離開鐵笛亭，向山上走去，轉眼間，消失在雲霧中。

這時，一陣風起，飄過來一片紅葉，紅葉上插着一根銀針。

他十分感激，覺得二彭不是異人，而是兩位神仙。

他坐在鐵笛亭中，將書中所見，默想數遍，不使忘記，直到第二天天亮，方始離亭。

〈四〉

范一湖在建甌設了一個診所，替人治病，治癒很多人，他任人給銀子，窮人無錢，他也不要，有了銀子，還拿來賙濟貧寒，被尊爲大善人，名震一方。

他以針灸爲主，或者給以藥，他的藥，均是自己熬煉而成，沒有人知道他是怎麼熬煉的。

但却有效，幾乎沒有他治不好的病。

建寧太守王成久聞其名，派主簿張森來請。

「大人患什麼病？」范一湖問。

「大人看人看物，都變爲顛倒，例如他看先生，先生是頭下腳上。找了
很多醫生，都不明原因，治不好。」

范一湖道，「這倒是個奇病。」

「醫生，你能醫治嗎？」

「我先看看。」

范一湖到了太守府，王成年紀五十左右，精明能幹，却不知怎麼會患這種病。

「大人，」范一湖問，「你看我，頭在哪裏！」

王成指著腳道，「醫生頭在那裏。」

「腳在哪裏？」

王成指著頭，「腳在那裏。」

范一湖用兩指撥開他的眼皮，仔細看他的兩眼，然後，摸摸脈。

「醫生，你知道病因嗎？」

「知道了。」

「可治嗎？」

「可治。」范一湖十分有把握。但是問，「大人，病前，你喜歡喝兩杯？」

「豈止是喝兩杯，」王成道，「我可以喝兩罐，」接着，唉聲嘆氣起來，

「因為生病，我已有多日未飲酒了。」

范一湖吩咐，將王太守送進轎子裏坐好，抬起他，疾奔五里路，然後折